

坊间名人

情怀

冯宝新

白洋河的水，流淌了千年。它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，见过西汉辕固讲《诗》的晨曦，映照过元代丘处机传道的月牙冠，也揉碎过清代郝懿行训诂时的灯影。

如今，它依旧一往情深地绕着栖霞城缓缓地流淌，仿佛又在陪伴一个撑船而行的打捞者。

这个人叫孙明浩。作为一位机关干部，他在日常

繁忙工作之外，都在与“业余”二字较劲，在四十余年里写下400万字著述。河韵长流，文脉守望，他成为栖霞颇有成就的地域文化学者。

我与明浩是高中同学，20世纪70年代末期，我俩同年高考上岸，走出黄土地。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县药材公司工作，相继担任过药材公司销售部经理、县团委宣传部部长、栖霞市党员电化教育中心主任等职。工作变了，担子重了，他没有顾此失彼，一直坚持把读书学习写作研究当作他的一种生活方式，以满腔热情在自学道路上一路向前。

他爱书如命，喜好藏书，多年来家中拥有了近万册藏书，先后被评为“烟台市十佳藏书家庭”“齐鲁书香之家”“全国书香之家”，成为“烟台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”“山东省自学考试优秀毕业生”“山东省十大优秀自学者标兵”。

从二十多岁毛头小伙到进入花甲之年，他坚持梦想，经住了清苦，耐住了寂寞，一

直在社科研究领域里默默耕耘，先后发表社科论文60余篇，多次被《人民日报》《新华文摘》《每周文摘》及中国大学书报资料中心《复印报刊资料》等国内权威期刊转载发表并获奖，其中有一项研究成果获国家人事部优秀成果三等奖，有两项研究成果分别被有关部门“报送中央、国务院领导同志参阅”“报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”，有三项研究成果获山东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、二、三等奖。

他在社科领域研究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，我是了解的。后来听说，他又一头扎进栖霞地域文化的挖掘与研究，十年磨一剑，竟取得不菲成绩，这又令我惊叹和钦佩。

刚参加工作的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保管员，上千种药

材的产地、功效，被他用工整的小楷写在卡片上，贴满药柜。下班后，仓库角落那盏昏黄的灯便成了他的太阳。药柜成了书桌，台账本旁，是摊开的《经济管理基础》《政治经济学》和《国民经济管理理论》等十几本经济和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，留下密密麻麻的十余万字学习笔记。

“有人说我不务正业。”他说，“可我心里亮堂得很。那些药材，治人的身；而栖霞的这些历史文化，养育的是胶东屋脊一代代人的魂。”就在这日复一日的“业余”里，一篇篇社科论文诞生了，几大箱关于栖霞风土人情的资料和笔记也积攒了下来。这份坚守，源于一种最朴素的情怀——对脚下这片土地无法割舍的眷恋、热爱与责任感。

情怀成就事业。这情怀的第一次喷薄，是那本43万字的《栖霞风物》。明浩的工作岗位虽然多次发生变化，但“记录栖霞文化”这一业余目标，却在他心中愈发清晰。他常说：“工作是本分，可栖霞的文化宝贝再不捡，就真没了。”这个念头在他心中愈发坚定：先编一本系统的《栖霞风物》，给栖霞留本“文化账本”。此后的三年，他的业余时间被彻底填满。白天，他要处理工作、协调项目；晚上，便伏在书桌前，对资料进行分类——山川地理、名胜古迹、文史名人、民俗风情，各类资料堆满了半间屋子。周末，当别人在休息时，他却骑着自行车，跑遍栖霞的几百个村庄，与老人们交谈，记录婚俗、谚语，收集各种传说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烟台市社科联、市文化局以及省社科院领导多次邀请他去市直部门和省城工作，一面是更好的前程，一面是手头的地域文化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。经过一番内心痛苦挣扎，他还是选择留下来。2005年3月，经过三年的努力

力，《栖霞风物》一书终于出版。这本书里，饱含着孙明浩三年业余时光的温度：书中收录了从西汉辕固、元代丘处机到清代郝懿行等55位栖霞历史名人；打破“生不立传”的传统，记录了147位当代文化人；140多幅照片里，既有牟氏庄园精美的砖雕细节，也有民间艺人巧夺天工的草编作品。

烟台文化学者安家正评价说：“孙明浩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，凭着一颗热爱胶东屋脊的赤子之心，甘于寂寞，默默奋斗了三个春秋，终于集其大成，将一本厚重的专著呈献在读者面前。”后来，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《栖霞旅游文化丛书》，选中《栖霞风物》的主要内容，列为丛书之一以《古风撷英》书名再次出版发行。

情怀的大小往往决定了一个人能干什么事、干多大的事。有什么样的情怀，就会绽放什么样的人生之光。而将这份情怀推向极致的，是他对丘处机二十年的追寻。我环顾他的书房，那个专放丘处机资料的三层书柜，《一代宗师丘处机》《丘处机与太虚宫》《神仙丘处机》5

三

明浩的业余文化探索，目光从不只限于某个人、某本书，而是试图串联起栖霞的千年文脉。在完成丘处机研究之后，他又将目光投向了清代大儒郝懿行。

这位栖霞籍学者，以《尔雅义疏》名震学界，与夫人王照圆并称“齐鲁儒林双璧”。然而，由于史料的散佚，其生平业绩在故乡一度鲜为人知。“郝先生是栖霞文化的‘活化石’，他的故事和学问，不能就这样埋在故纸堆里。”抱着这份执念，孙明浩用近十年的业余时间，不辞辛劳地走遍各地搜集资料，一点点为郝懿行“立传”。

在整理过程中，孙明浩不仅梳理郝懿行的学术成就，更注重挖掘其与栖霞的紧密关联，整理出了20多万字的资料。其研究成果分别在《烟台晚报》《春秋》等报刊发表，并收录于《烟台历史文化丛书》和《烟台区域文化通览》。

汉代大儒辕固——这位曾与景帝辩论“汤武革命”、敢在窦太后面前称《老子》为“家人言”的学者，其籍贯一直存在“桓台说”与“栖霞说”之争。孙明浩出于对家乡文脉的深厚情感与责任感，决心为家乡的文脉寻得“实据”。

四

只要心怀热爱，人生处处是舞台。2022年，明浩退休不离岗，作为栖霞市“五老”宣讲团成员、龙腾社区老干部公益服务队队长和“银领红色”宣讲团团长，他在社区集市的烟火气中，将胶东革命烽火化作生动故事，向孩子们播洒精神的火种；作为霞光文学社的常务副理事长，他悉心指导着中小学生的文学创作，期待着年轻一代的笔尖能继续书写栖霞的精彩。

他筹备会议、撰写材料，还主动请缨负责社区报栏张贴管理工作。他的身份从仓库管理员变为干部，再变为今天的“银龄”文化传播者，但内核始终是那个在白洋河畔的文化守望者。

有人不解地问他：“感觉你退休了比上班还忙碌？”他笑着解释：“前半生我在业余时间‘找根’，寻找辕固、丘处机、郝懿行这些文化之根；后半生我在业余时间要注重传承，希望能和年轻人一起，把

在退休前后的业余时间里，他开启了系统的考证工作。凭借着对历史研究的执着与热爱，他深入钻研胶东文化视域下的辕固与齐诗学。先后推出《辕固故里栖霞考：基于千年文献链与历史地理的实证研究——兼论“桓台说”的附会本质与辨正》等3篇研究论文。

他以严谨的态度梳理千年文献，从历史地理角度抽丝剥茧，指出“桓台说”存在的不合理之处，为“栖霞说”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撑。

从西汉到清代，他用一己之力串起千年的文脉。明浩感慨地说：“争‘故里’并非最终目的，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，栖霞的文脉源远流长，从西汉就已生根发芽。辕固的刚直、丘处机的坚忍、郝懿行的务实，这些都是我们栖霞地域文化中应当传承下去的精神基因。文化不是静止的标本，而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。我始终坚持在业余时间著述，就是为了给这片土地上的文化续脉。”

这话说得何其真诚！原来，情怀就是明知业余却全力以赴，看似平凡却成就永恒。在当今这个浮躁和焦虑的社会，在这片土地上，还有多少这样的守夜人？

文化的根扎得更深，让更多人能够写出栖霞的精彩故事。”

岗位变了，但情怀不变。这情怀，是仓库里那盏亮到深夜的煤油灯，是自行车辙印遍乡野的尘土，是书桌上十年磨一剑的孤寂，更是一位文化守望者将个人生命与地域文脉紧密融合的生动诠释。

白洋河还在流淌。我突然懂了，河水千年不绝，是因为有无数支流汇入；文化生生不息，是因为有无数个孙明浩在业余的时光里点亮灯火。他们不是专业的学者，却是黄土地最忠诚的儿女；他们的著述可能不入某些“法眼”，却是故乡最坚实的根基。

夜色渐浓，我合上一本本厚重的大书，仿佛看见河面上浮起无数光点——那是辕固的《诗》教，是丘处机的道义，是郝懿行的训诂，也是孙明浩四十年业余耕耘的深情守望。它们汇成一条光的河流，照亮栖霞的夜空，也照见每个游子回家的路。